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清〕西周生〇著

醒世姻缘传

(下)

足本·典藏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清〕西周生◎著

醒世姻缘传

（下）

足本·典藏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醒世姻缘传 / (清) 西周生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317-2931-0

I. ①醒… II. ①西…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4936 号

醒世姻缘传

.....

作 者 / (清) 西周生

责任编辑 / 聂元元 王 爽

封面设计 / 华文悦读荟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8 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1092 1/16

印 张 / 52

字 数 / 845 千

版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43.00 元 (上下册)

书 号 / ISBN 978-7-5317-2931-0

.....

目 录

引起	1
第一回 晁大舍围场射猎 狐仙姑被箭伤生	5
第二回 晁大舍伤狐致病 杨郎中卤莽行医	13
第三回 老学究两番托梦 大官人一意投亲	20
第四回 童山人胁肩谄笑 施珍哥纵欲崩胎	27
第五回 明府行贿典方州 戏子恃权驱吏部	35
第六回 小珍哥在寓私奴 晁大舍赴京纳粟	43
第七回 老夫人爱子纳娼 大官人弃亲避难	51
第八回 长舌妾狐媚惑主 昏监生鸨突休妻	58
第九回 匹妇含冤惟自缢 老嫖报怨狠投词	68
第十回 恃富监生行贿赂 作威县令受苞苴	76
第十一回 晁大嫂显魂附话 贪酷吏见鬼生疮	84
第十二回 李观察巡行收状 褚推官执法翻招	92
第十三回 理刑厅成招解审 兵巡道允罪批详	101
第十四回 囹圄中起盖福堂 死囚牢大开寿宴	109
第十五回 刻薄人焚林拔草 负义汉反面伤情	116
第十六回 义士必全始全终 哲母能知亡知败	124
第十七回 病疟汉心虚见鬼 黠货吏褫职还乡	131
第十八回 富家显宦倒提亲 上舍官人双出殡	140
第十九回 大官人智奸匹妇 小鸦儿勇割双头	147
第二十回 晁大舍回家托梦 徐大尹过路除凶	156
第二十一回 片云僧投胎报德 春莺女诞子延宗	166

第二十二回	晁宜人分田睦族	徐大尹悬匾旌贤	173
第二十三回	绣江县无儆薄俗	明水镇有古淳风	183
第二十四回	善气世回芳淑景	好人天报太平时	190
第二十五回	薛教授山中占籍	狄员外店内联姻	197
第二十六回	作孽众生填恶贯	轻狂物类凿良心	204
第二十七回	祸患无突如之理	鬼神有先泄之机	211
第二十八回	关大帝泥胎显圣	许真君撮土救人	219
第二十九回	冯夷神受符放水	六甲将按部巡堤	226
第三十回	计氏托姑求度脱	宝光遇鬼报冤仇	235
第三十一回	县大夫沿门持钵	守钱虏闭户封财	243
第三十二回	女菩萨贱赙赈饥	众乡宦愧心慕义	250
第三十三回	劣书生厕上修桩	程学究裤中遗便	258
第三十四回	狄义士掘金还主	贪乡约婪物消灾	266
第三十五回	无行生赖墙争馆	明县令理枉伸冤	274
第三十六回	沈节妇操心守志	晁孝子割股疗亲	282
第三十七回	连春元论文择婿	孙兰姬爱俊招郎	290
第三十八回	连举人拟题入彀	狄学生唾手游庠	297
第三十九回	劣秀才天夺其魄	忤逆子孽报于亲	305
第四十回	义方母督临爱子	募铜尼备说前因	314
第四十一回	陈哥思妓哭亡师	魏氏出丧作新妇	323
第四十二回	妖狐假恶鬼行凶	乡约报村农援例	331
第四十三回	提牢书办火烧监	大辟囚姬蝉脱壳	338
第四十四回	梦换心方成恶妇	听撤帐早是痴郎	346
第四十五回	薛素姐酒醉疏防	狄希陈乘机取鼎	354
第四十六回	徐宗师岁考东昌	邢中丞赐环北部	363
第四十七回	因诈钱牛栏认犊	为剪恶犀烛降魔	370
第四十八回	不贤妇逆姑殴婿	护短母吃脚遭拳	378
第四十九回	小秀才毕姻恋母	老夫人含饴弄孙	387
第五十回	狄贡士换钱遇旧	臧主簿瞎话欺人	395
第五十一回	程犯人釜鱼漏网	施囚妇狡兔投罗	402
第五十二回	名御史旌贤风世	悍妒妇怙恶乖伦	409
第五十三回	欺绝户本妇盗财	逞英雄遭人捆打	417
第五十四回	狄生客中遇贤主	天爷秋里殛凶人	425

第五十五回	狄员外饕餮食店	童奶奶怂恿痴人	433
第五十六回	狄员外纳妾代庖	薛素姐殴夫生气	441
第五十七回	孤儿将死遇恩人	凶老禡神逢恶报	448
第五十八回	多心妇属垣着耳	淡嘴汉圈眼游营	456
第五十九回	孝女于归全四德	悍妻逞毒害双亲	463
第六十回	相妒子痛打甥妇	薛素姐监禁夫君	471
第六十一回	狄希陈飞星算命	邓蒲风设计诓财	479
第六十二回	张茂实信嘲殴妇	狄希陈诳语辱身	485
第六十三回	智姐假手报冤仇	如卞托鹰惩悍泼	493
第六十四回	薛素姐延僧忏罪	白姑子造孽渔财	500
第六十五回	狄生遭打又陪钱	张子报仇兼射利	509
第六十六回	尖嘴监打还伤臂	狠心赔酒又捱椎	517
第六十七回	艾回子打脱主顾	陈少潭举荐良医	525
第六十八回	侯道婆伙倡邪教	狄监生自控妻驴	534
第六十九回	招商店素姐投师	蒿里山希陈哭母	541
第七十回	狠汉贪心遭主逐	贤妻巧嘴脱夫灾	548
第七十一回	陈太监周全伙计	宋主事逼死商人	556
第七十二回	狄员外自造生坟	薛素姐伙游远庙	563
第七十三回	众妇女合群上庙	诸恶少结党拦桥	571
第七十四回	明太守不准歪状	悍婆娘捏念活经	579
第七十五回	狄希陈奉文赴监	薛素姐咒骂钱行	587
第七十六回	狄希陈两头娶大	薛素姐独股吞财	596
第七十七回	馋小厮争嘴唆人	风老婆撒极上吊	603
第七十八回	陆好善害怕赔钱	宁承古诈财捱打	611
第七十九回	希陈误认武陵源	寄姐大闹葡萄架	619
第八十回	童寄姐报冤前世	小珍珠偿命今生	626
第八十一回	两公差愤抱不平	狄希陈代投诉状	635
第八十二回	童寄姐丧婢经官	刘振白失银走妾	643
第八十三回	费三千援纳中书	降一级调出外用	651
第八十四回	童奶奶指授方略	骆舅舅举荐幕宾	659
第八十五回	狄经历脱身赴任	薛素姐被赚留家	667
第八十六回	吕厨子回家学舌	薛素姐沿路赶船	675
第八十七回	童寄姐撒泼投河	权奶奶争风吃醋	682

第八十八回	薛素姐送回明水	吕厨子配死高邮	691
第八十九回	薛素姐谤夫造反	顾大嫂代众降魔	699
第九十回	善女人死后登仙	纯孝子病中得药	707
第九十一回	狄经司受制嬖妾	吴推府考察属官	715
第九十二回	义徒从厚待师母	逆妇假手杀亲儿	723
第九十三回	晁孝子两口焚修	峰山神三番显圣	731
第九十四回	薛素姐万里亲征	狄希陈一惊致病	739
第九十五回	素姐泄数年积恨	希陈捱六百沉椎	747
第九十六回	两道婆骗去人财	众衙役夺回官物	755
第九十七回	狄经历惹火烧身	周相公醢髓灌顶	763
第九十八回	周相公劝人为善	薛素姐假意乞怜	771
第九十九回	郭将军奉旨赐环	狄经历回家致仕	779
第一百回	狄希陈难星退舍	薛素姐恶贯满盈	787

第四十九回 小秀才毕姻恋母 老夫人含饴弄孙

家庭善事惟和气，和则致祥乖则异。母慈子顺乐融融，诸福备，
凡事遂，小往大来都吉利。 义方令子诚佳器，名家淑秀真闺懿。
莫言景福不双临，名花植，麟儿出，堂上老萱应健食。

——右调《天仙子》

再说晁梁进了学，与魏三打过了官司，不觉又过了一年，年已十七岁。晁夫人择了正月初一日子时，请了他岳父姜副使与他行冠礼；择二月初二日行聘礼，四月十五日子时与他毕姻。这些烦文琐事都也不必细说。

且说晁梁自从生他落地，虽是雇了奶子看养，时刻都是晁夫人照管。两个里间：沈春莺合两个丫头在重里间居住，外层里间贴后墙一个插火炕与奶子合晁梁睡，贴窗户一个插火炕，晁夫人自己睡。

这晁梁虽是吃奶子的奶，一夜倒有大半夜是晁夫人搂着他睡觉。晚间把奶子先打发睡了，暖了被窝，方把晁梁从晁夫人被窝里抱了过去。清早奶子起来，就把晁梁送到晁夫人被内，叫奶子梳头洗脸。奶子满了年头，他一点也没淘气，就跟着晁夫人睡觉，睡到十三四，晁夫人嫌不方便，才教他在脚头睡，还是一个被窝；渐渐成了学生，做了秀才，后晌守着晁夫人在炕上读书，就似影不离灯的一般。从奶子去了，沈春莺就搬出外间炕上与晁夫人作伴。

晁梁见说替他下聘娶亲，他甚是欢喜。晁夫人叫了木匠收拾第三层正房，油洗窗门、方砖铺地、糊墙壁、札仰尘，收拾的极是齐整，要与晁梁作娶亲的洞房。晁梁说：“咱前头住得好好的，又挪到后头待怎么？”晁夫人说：“一个新人进门，谁家住那旧房？你丈人家来的妆奁可也要盛的开。”说着罢了，他也没大理论。

四月十三日，姜宅铺床，那衣饰器皿，床帐鲜明，不必絮聒。晚间，俗忌铺过的新床不教空着，量上了一布袋绿豆压在床上。十五日娶了姜小姐过门，

晁梁听着晁夫人指教，拜天地，吃交巡酒，拜床公床母，坐帐牵红，一一都依俗礼。拜门回来，姜家三顿送饭。

将次天晚上来，晁梁对晁夫人说道：“这天待黑上来了，屋里摆的满满的，咱在那里铺床？”晁夫人说：“铺甚么床？丫头教他外头来睡，你自己关门闭户的罢。”晁梁说：“娘合我的床，沈姐的床，都铺在那里？”晁夫人道：“我合你沈姐在炕上睡罢。怎么又铺床？”晁梁说：“娘说新人该住新房，怎么又不来住了哩？”晁夫人道：“你合你媳妇儿是新人，谁是新人？”晁梁还不懂的，还只说是教他媳妇儿自己在新房睡哩。到了后晌，他还在晁夫人炕上磨磨，晁夫人道：“这替晚的了，咱各人收拾睡觉。小和尚，你也往你屋里去罢。”晁梁还挣挣的脱衣裳、摘网子，要上炕哩。晁夫人道：“你往自家屋里去罢。你待怎么？”晁梁说：“娘是待怎么？叫我往那屋里去？”晁夫人道：“你看这傻孩子！你往后头你媳妇儿屋里合你媳妇儿睡去，我从今日不许你在我脚头睡了。”晁梁道：“真个么？”晁夫人道：“你看！不是真个，是哄你哩？”晁梁道：“这我不依！每日说娶媳妇儿，原来是哄我离开娘。这话我不依，这是哄我。”上了炕就往被子里钻。

晁夫人道：“好诶孩子，别要睡倒，起来往后头去。”见晁夫人催的他紧了，把眼挤了两挤，呱的一声就哭，把个头拱在晁夫人怀里，甚么是拉的他起来！不由的晁夫人口里说道诶孩子，眼里扑簌扑簌的流泪。春莺起先见了只是笑，后来也缩搭缩搭的哭起来了。

轮该晁凤娘子在屋里上宿。晁凤娘子说道：“这可怎么样着？不然，且教叔叔在这炕上睡罢。”晁夫人道：“你就没的家说！可也要取个吉利！好儿，听娘说，你去合媳妇儿睡了，你明日早起来看娘。”晁梁听说，越发的痛哭起来了。

晁夫人说：“好诶孩子，你是待怎么？”晁梁说：“我不怎么，我只待还合娘睡。”晁夫人说：“你合我睡，你媳妇儿哩？”晁梁说：“俺媳妇儿合沈姐睡，我合娘睡。”晁夫人说：“好诶！你怎么知文解字做秀才来？你见谁娶了媳妇儿还合娘睡的？”晁梁道：“要不合沈姐都往那屋里去，我合娘在大床上，俺媳妇儿合俺姐在那窗户底下炕上。”晁夫人说：“好儿，别要戾气，好好儿往那屋里睡了，明日早起来看娘。”

晁梁倒沫，晁夫人发燥，春莺合晁凤媳妇怪笑的。晁夫人道：“这是人间的个大礼。你今年十七岁了，进了学，冠了巾，你还小哩？那里一个娘的话也不听？这不眼下考科举哩？你没了的往省下场，京里会试，你也都叫娘跟着你罢？你要做了官，也叫娘跟着你同上堂？这天已是三更了，我害困，你急赶

到屋里，打不了个盹也就天明了。起来，我送了你屋里去。”扯着晁梁的手往外走，晁梁往后挣，晁夫人说：“好孝顺儿！一个老娘母子，你挣倒了罢？”那个光景，通似逃学的书生不肯赴学的模样，无奈晁夫人拉着往外走，晁梁只得擦眼抹泪的去了。

晁夫人送下他，教他关上门，然后自己回到房中。晁夫人虽是强了他去了，心里也未免热呼辣的。只是晁梁在自家屋里也没睡觉，哭了一大会子。晁夫人也没合眼。

撞了明钟，只见晁梁已来门外敲门，晁夫人叫人与他开了门，晁夫人说：“这们早起待怎么？你在我脚头再睡会子。”晁梁放倒头鼾鼾的睡到日头大高的，姜家来送早饭，方才起来。

晁夫人对着姜夫人告诉晁梁夜来淘气，姜夫人说是好，说是天性。到了晚上，又淘了无数的气，他不肯去，晁夫人千哄万哄的去了。从此每日晚间挨抹到三四更才去，没等到五更就往晁夫人屋里来脚头一觉，成了旧规。晁夫人心里疼的慌，说道：“你听我说，别要这们晚去早来的。我等你媳妇儿过了对月，我把这重里间替你拾掇拾掇，你合媳妇儿来住，我合你姐可在这外间里守着你。”

晁梁喜的那嘴裂的再合不上来。没等对月，他催着晁夫人把那里间重糊了仰尘，糊了墙，绿纱糊了窗户，支了万字藤簟凉床、天蓝冰纱帐子，单等过了对月就要来住。

春莺说：“只怕他娘子嫌不方便不肯来。”晁夫人道：“咱别管他；他叫咱替他收拾房，咱就替他收拾。等他媳妇儿不肯来，他就没的说了。”谁知他娘子知道收拾了房，更是喜欢，说道：“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娘母子丢在一座房里，自家住着也放心么？清早黑夜守着些儿好。”

到了五月十五，姜小姐回去娘家，只住三四日就来了，与晁梁都搬到里间里来，早起后晌，都在晁夫人脚头睡会子才去，每宿舍媳妇都还到晁夫人炕前看一两遭。若看外边，真像两个吃奶的孩子，不知背后怎么成精作怪，那姜小姐渐渐的皮困眼涩，手脚懒抬，干呕恶心，怕吃饭，只好吃酸。晁夫人知道是有喜事，叫了静业庵陈姑子讽诵五千卷《白衣观音经》，又许与白衣大士挂袍。光阴迅速，不觉又是次年四月十五日辰时，去去年毕姻的日子整整一年，生了一个白胖旺跳的娃娃。喜的晁夫人绕屋里打磨磨，姜夫人也喜不自胜。

晁夫人赏了徐老娘一两银，一匹红潞绸；姜夫人也赏了一匹红刘绢，一两银。那徐老娘把脸沉沉的，让他递酒，也没大肯吃，他要辞了回去。约他十七日早来洗三，他说：“那管俺婆婆来收生相公时，落草头一日，晁奶奶赏的是

二两银，一匹红缎，还有一两六的一对银花。我到十七来与小相公洗三，晁奶奶，你还照着俺婆婆的数儿赏我。”晁夫人道：“这们十七八年了亏你还记着，我就不记得了。”春莺说：“我倒还记的，你说的一点不差。你可不记的那管没有姜奶奶的赏哩？”徐老娘说：“你禁的我这点造化么？”晁夫人说：“这是小事。难得姜奶奶得了外孙，我得了孙子。我任从折损了甚么，我情管打发的你喜欢。”徐老娘方回嗔作喜，去了。

转眼十七，三朝之期，姜夫人带了家人姜朝娘子来与娃娃开口，徐老娘也老早的来了。姜晁两门亲戚，来送粥米的，如流水一般。晁夫人叫了许多厨子，多设酒席管待内外宾朋，又着各庄上各蒸馍馍三石，每个用面半斤，舍与僧道贫人。徐老娘将娃娃洗过了三，那堂客们各有添盆喜钱，不必细说。照依晁梁那时旧例，赏了徐老娘五两银子、两匹罗、一连首帕、四条手巾；放在盆里的二两银、三钱金子。姜夫人放在盆里的一两银，两个姪子每人五钱。临后姜夫人又是二两银、两个头机首帕，二位姪子每人又是五钱银。

徐老娘抱着孩子，请进姜副使合姜大舅、姜二舅看外甥。姜副使爷儿三个甚是喜欢，姜副使又赏了老娘婆银一两，二位舅各赏了五钱。

徐老娘抱了娃娃进去，姜副使请晁夫人相见道喜。晁夫人叫中堂设座，出见献茶，央姜副使与娃娃起名。姜副使命名“全哥”，晁夫人谢了。吃过了茶，晁梁让到前厅上坐。姜副使点的戏是《冯商四德记》。

一个道士领过了斋供，说道：“扰了施主厚斋，无可答报。我有一个好方相送：你可将娃娃断下的脐带，用新瓦两片合住，用炭火煅炼存性，减半加入上好明净朱砂，研为细末，用川芎、当归、甘草各一钱，煎为浓汁，将药末陆续调搽乳上，待小儿咽下，以尽为度；大便黄黑极臭稠屎，浑身发出红点，一生不出痘疹，即出亦至轻。”晁夫人依他修合煅过的脐带，称重三分五厘，加了一分七厘朱砂，都与他陆续吃了，果如道士所言，发了一身红点，后来小全哥生了三个痘儿。这是后话。

再说晁、姜二位夫人差了媒婆各处雇觅奶子，急不能得；姜小姐又不会看孩子，每日都是姜朝媳妇帮贴，又甚不方便。一个媒婆老张领了一个媳妇子来，年纪约有二十多岁，黄白净儿，暴暴的两个眼，模样也不丑，只是带着一段凶相，胸膛上两个鼓膨的奶，身上衣服也不甚褴褛，小小的缠着两只脚儿，怀里抱着个够三四个月的女儿，他说汉子编鬚髻，做梳妆，他与婆婆合气，要与婆婆分开另住，他汉子又不依他，赌气的要舍了孩子与人家做奶母，就是五年为满也罢，要等的他婆婆死了方才回去。晁夫人不待价寻他，将言语支开他去了。

老张又自家回来说道：“晁奶奶寻奶子这们紧，再有像这婆娘爽俐干净，又年小，又好奶，又不丑，情管奶的哥哥也标致。奶奶不要他，是嫌他怎么？”晁夫人道：“一个躲婆婆的人，这还是人哩！叫孩子吃他奶！这不消提他，你与我快着另寻，我重谢你。”老张去了。到了次日，姜夫人教人领了两个奶子来与晁夫人看。一个：

婀娜来从道士处，未洗铅妆，绿鬟犹黄，突腮凹脸鼻无梁。

问道是何方娇婧？家住前冈，母在邻庄，烂柯人是妾儿郎。

——右调《丑奴儿令》

那一个：

面傅瓜儿粉，腰悬排草香；洛酥茄挂在胸膛，颈项有悬囊。

春山浓似抹，莲瓣不多长；薄情夫婿滞他乡，无那度年荒。

——右调《巫山一段云》

晁夫人看得那个黑的虽是颜色不甚白净，也还不似那乌木形骸，皂角色头发，洼跨脸，骨挝腮，塌鼻子，半篮脚，是一个山里人家，汉子打柴为生，因坠崖跌伤了腿，不能度日，老婆情愿舍了孩子赚月钱养他。那一个白的虽是颜色不甚俊黑，也还不似那霜雪的形容，玄白相间的双鬓，烧饼脸，扫帚眉，竹节鼻子，倒跟脚，是一个罪人的妻室，因丈夫充徒去了，不能度日，雇做奶子营生。

晁夫人口里不说，心里注意要那一个山人之妇，但不知他奶的好歹多寡何如，教他各人都挤出些奶来，用茶钟盛着，使重汤顿过，嗅得那个白净老婆的奶有些膈气，又清光当的；嗅得那个黑色老婆的奶纯是奶香，顿的似豆腐块相似，且又乳汁甚多。晁夫人已有七八分定了，又叫他把孩子抱来一看，却原来是个女儿，方有两个月，俊青的头皮，莹白的脸，通红的唇，不似他娘那俊模样一点。

晁夫人看见，问说：“你要做了奶子，这孩子怎么发付？”他说：“如奶奶留下我，可这孩子寻给人家养活。”晁夫人又问：“万一没人肯要，你可怎处？”他说：“若没有人要的，只得舍了。”

晁夫人听见，好生不忍。晁凤两口子四十二三年纪，从无子女，忽然怀孕七个月，小产了一个丫头。晁夫人道：“晁凤媳妇儿，你把他这孩子养活着罢。”晁凤媳妇说：“这两个月的孩子，又不会吃东西，我给他甚么吃？”晁夫人说：“你虽是小产，已是七个月了，叫他啣几日，只怕啣下奶来也不可知的。”

晁凤媳妇道：“奶奶要留下他，可我合晁凤商量。”

晁夫人把那一个白净婆娘赏了一钱银子，先自打发去了。春莺说：“这一个白净，模样又不丑，脚又不大，穿鞋面也省些，奶奶可不留下他，可留下这个丑的？”晁夫人说：“我也想来：一则是个徒弟老婆，提掇着丑听拉拉的。一则甚么模样：青光当的搽着一脸粉，头上擦着那绵种油触鼻子的熏人，斩眉多眈眼的，我看不上他。这一个虽是黑些，也还不什么丑。脱不了是小厮，选那奶子的人材待怎么？你看他奶的自己的孩子那像他一点儿？”

晁夫人问说：“你汉子姓甚么，叫甚么名字？”他说：“俺当家的姓吴，名字叫吴学颜。”晁夫人说：“他已是跌伤了腿，爽俐把你卖几两银子不好么？”回说：“他待不卖我哩么？我说：‘你看我好一表人才哩？就把我卖二两银子你坐着能吃几日？不如舍了这孩子，替人家做奶子，挣的月钱，娘儿两个还好度日。’”晁夫人问说：“你还有婆婆么？”回说：“可不有婆婆？今年五十九了。”晁夫人问说：“就是你做奶子，这月钱能有多少，够养活两口人的？”回说：“他也还会编席，编盖垫子，也会编囤。”晁夫人问说：“他就会编席编囤的，伤了腿，怎么去卖？”回说：“他那胳膊好，可他也不自家卖，都是俺婆婆赶集去卖。俺婆婆壮实多着哩。”

晁夫人都听在心里，说道：“你且住二日写文书。这媒婆姓甚么？”回说：“我姓魏。这里沈奶奶不是俺婆婆说的媒么？”晁夫人说：“啊！你是老魏的媳妇儿么？你从多替了你婆婆的职了？”回说：“我只出来够两三个月了，也没大往别处去，就只往姜奶奶宅里走的熟。”晁夫人问说：“你婆婆的眼也还漏明儿？”回说：“漏明儿倒好了，通常看不见！头年里还看见日头是红的，今年连日头也看不见了，行动都着人领着。亏了大的丫头子，今年十二了，下老实知道好歹，家里合他奶奶做伴儿。”晁夫人道：“我到也想他的，白没个信儿。”回说：“怪得他好不想奶奶哩！可是说不尽那奶奶的好处。”晁夫人笑说：“你婆婆是老魏，你又不老，可叫你什么？——叫你小老魏罢。”回说：“俺婆婆是老魏，我就是小魏。”

晁夫人又问：“老邹这向还壮实么？他也久没到这里。”小魏回道：“俺婆婆要不为着老邹，那眼也还到不得这们等的，全是为他，一气一个挣，人旁里劝着，他又不听。”晁夫人问说：“是怎么为他生气？”小魏说：“俺婆婆那替提下的亲，凡有下礼嫁娶的，他都背着俺婆婆吃独食。俺婆婆央他，教他续上我罢，他刺挠的不知怎么样，甚么是肯！这里头年里锅市周奶奶家姑姑出嫁，下礼铺床，周奶奶说：‘老魏虽是他眼看不见，这媒原是你两个做的，该与他的礼合布。老邹，你与他捎了去，务必替我捎到，我还要招对哩。’他尽情昧下，一

点儿也没给。也是我到了周奶奶家，周奶奶问我，我说：‘谁见他甚么钱，甚么布来？’气的周奶奶不知怎么样的。周奶奶说：‘这们可恶！我着人叫了他来，数落他那脸！’叫我说：‘奶奶要叫他去，趁着我在这里叫他；我要不在跟前，他就说送去了，再紧紧，就说昧心誓，他有点良心儿么？’周奶奶说：‘你说的是。’叫人叫了他来，从外头‘长三丈阔八尺’的来了。

“我听见进来，我说：‘周奶奶，你且问他，看他怎么说。我且躲在一边去。’他进来，趴倒地替周奶奶磕了头，问说：‘奶奶着人叫我哩？’周奶奶说：‘我待问你句话：我那管叫你捎与老魏的布和钱，你给过他了没？’他老着脸说：‘你看奶奶！奶奶忘不了他，教我捎与他的东西，我敢昧下他的？即时送给他了。他说眼看不见，不得来谢奶奶。我还替他捎了话来，回过奶奶的话了。没的奶奶忘了么？’周奶奶说：‘可怎么他又指使他媳妇儿来要？’他说：‘我已给过他了，他凭甚么来要？’周奶奶说：‘你给他，可他媳妇儿见来没？’他说：‘他怎么没见？老魏炕上坐着，他媳妇在灶火里插豆腐。我说：周奶奶家姑姑娶了，这是周奶奶赏你的两匹布，两封钱，共是一千二百。他娘儿两个喜的像甚么是的。他媳妇儿还说：‘周奶奶可是好，谁家肯使这加长衣着布赏人来？’老魏说：“你替我谢谢你邹婶子。”还让我吃了他两碗小豆腐子来了。我又没给他哩？真是长昧心痞，不当家豁拉的！’

“正说着，叫我猛跔丁的走到跟前。我说：‘呃！老邹！你害汗病，汗鳖的胡说了！你捣的是那里鬼话？你给的是甚么布？是青的蓝的？是甚么一千二百钱？’他打仔和我说誓：‘我要没吃了你的豆腐，这颡子眼长碗大的疔疮；你要没让我吃小豆腐，你嘴上也长碗大的疔疮！’叫我说：‘谁这里说你没吃小豆腐儿么？你可给布给钱来没？’他说：‘你好聒拉主儿！我不送布合钱给你，你可不就让我吃小豆腐儿？’叫我说：‘俺插着麦仁，你成三四碗家攘颡你，你送的是甚么布合钱？昨日西门里头王奶奶家送的烧酒腊肉合粽子，我见你没送布合钱去，你打脊背里也都吃了去了。但只说你忒狠，周奶奶费了这们一片好心，你昧下一半，给俺一半儿怎么？我把俺那瞎婆婆抬到你家，有本事问你要！’他说：‘你抬了去呀，怎么？我给他面吃。’我说：‘甚么面？是不见面！’周奶奶又是笑，又是恼，可也说了他几句好的，说：‘我知道你那钱一定使了，你那布还有哩。你快拿了来，我添上钱还与老魏去，我还许你上门。你要这们没德行，明日叔叔下礼，我也不许你来。’他才给了两匹蓝梭布，周奶奶添上一千二百钱，叫我拿了去给与俺婆婆。”

晁夫人说：“这们可恶！不是你自己见了周奶奶，这股财帛不瞎了？你都往厨房里吃饭去，二十四好日子，来写文书罢。可教谁来写哩？”小魏说他汉

子真走不的,还是叫他婆婆来罢。

过了两日,二十四日,早饭以后,小魏将着老吴婆子来了,替晁夫人磕了头,晁夫人见他:

不黄不白的头发,不大不小的癭囊。戴一顶老婆髻髻,穿一双汉子鞦鞋。拳头似醋盆样大,胳膊如酱瓮般粗。浑身上数道青筋,胸脯前一双黑奶。不是古时节蛇太君的先锋,定是近日里秦良玉的上将。

晁夫人叫小魏合他讲工钱,讲衣服。老吴婆子道:“这就没的家说!有名的晁奶奶是个女菩萨,不相干的人还救活了多少哩,何况媳妇子看着小相公?我说,我敢说多少?奶奶但赏赏就过去罢了。”晁夫人道:“休这们说。凡事先小人后君子好,先君子后小人就不好了。还是说个明白,上了文书。我赏是分外赏你的。你要不说个明白,我就给你一千一万也只是该你的。”老吴婆子道:“奶奶这分付的是。奶奶定住数就是了。”晁夫人道:“我每年给你三两六钱银子,三季衣服。孩子生日,四时八节,赏赐在外。满了年头,我替他做套衣裳,打簪环、买柜、做副铺盖,送出他去。就是这们个意思儿,多不将去。”老吴婆子说:“好奶奶,这还待怎么?同奶奶要多少才是够,可也要命担架呀。”晁夫人给了五十个钱,教晁书将着他寻人写了文书。晁夫人收了,管待了众人的酒饭,先支了一季九钱银子,赏了小魏三百媒钱。老吴婆子千恩万谢的,待抱他那个女儿去寻人抚养。

晁夫人问晁凤媳妇说:“你合晁凤商议的是怎么?”回说:“我教他哑了这二日,可不哑下奶来了。晁凤说:只怕辛辛苦苦的替他养活大了,他认了回去,‘乌鸦闪蛋’,闪的慌。”老吴婆子说:“嫂子说那里话!这是小厮么?怕这里便宜杀他,认他回去过好日子寻好亲家哩。”晁夫人说:“这倒不消虑。我下意不的这们个旺跳的俊孩儿舍了。他就认回去了,您也是他的养身父母,孩子也忘不了你。”老吴婆子说:“阿弥陀佛!我的活千岁上天堂的奶奶!俺山里没香,我早起后晌焚着松柏斗子替奶奶念佛。我还有句话禀奶奶:除的家还许我来看看这媳妇子,浆衣裳、纳鞋底,差不多的小衣小裳,我都拿掇的出去。”晁夫人道:“你没的卖给我哩?你只别嘴大舌长的管闲事、说舌头,那怕你一日一遍看哩。”老吴婆子欢天喜地而去。

这吴奶子虽是个丑妇,后来奶的小全哥甚是白胖标致。又疼爱孩子,又勤力,绝不像人家似的死拍拍的看着个孩子、早眠晏起、饭来开口、箸来伸手的懒货,除了奶小全哥,顶一个雇的老婆子做活。厨房里做饭扞饼、上碾磨、

做衣服,这还是小可,最难得的不搬挑舌头,不合人成群打伙、抵熟盗生,只是惯会咬群,是人都与他合不上来。惹得那仆妇养娘、家人婢妾,个个憎嫌。话不投机,便是晁夫人,他也顶撞几句。

后来他的婆婆老吴,晁夫人用他在城里做活。他的汉子吴学颜虽然成了瘸子,也都行动得了,晁夫人也留他在乡里编席管园,为人梗直倔强,天生天化,真真是与他老婆一对。后来看小全哥满了五年,晁夫人齐整送他与吴学颜一处,却也还在宅里住的日多,在庄上住的日少。

看雍山庄的管家季春江老病将危,晁夫人自己出到庄上看他。他把庄上一切经管的首尾备细交与了晁夫人,说他儿子赌钱吃酒,近日又添上养了婆娘,凡事经托他不得,极力举荐,说:“吴学颜是个好人,叫他管雍山庄子,能保他不与人通同作弊。”晁夫人果然叫他替了季春江的职掌,却也事事称职。

季春江病了八个月才死,见得吴学颜不负所举,病中甚是喜欢。这也是晁夫人一人有庆,凡事都是好人相逢,恶人回避。又见得晁夫人虽是个妇人,能在那两个奶子之中独拣这个丑妇,在格外识人,后来还有出处,再看后回照应。

第五十回 狄贡士换钱遇旧 臧主簿瞎话欺人

花娘莫信已从良,刻刻须防本是娼。

休恃新人恩倍厚,直思旧友技偏长。

守宫深恨绦樊缚,出阁惟图翮羽扬。

说谎绣江臧主簿,想来前世出平康。

再说狄希陈虽然做了一年多的秀才,文理原不曾通,不过微天之幸冒滥衣巾。若肯从此攻苦读书,还像小学生一般,受那先生程乐字的教诲,这样小小年纪,资质也算聪明,怕那文理不成?无奈那下愚不移的心性,连自己竟忘记了那秀才是别人与他挣的,居之不疑。兼之程先生又没有甚么超凡远见,

学生进了学，得了谢礼，这便是收园结果，还与他做甚么恶人？凭他“五日打鱼，十日晒网”。

不料新宗师行了文书，要案临绣江岁考。他只道幸可屡徼，绝不介意。狄员外夫妇原是务农之家，那晓得儿子的深浅？倒是薛教授替他耽愁，来请狄宾梁商议，说道：“如今同不得往年，行了条边之法，一切差徭不来骚扰；如今差徭烦，赋役重，马头库吏，大户收头，粘着些儿，立见倾家荡产。亲家，你这般家事，必得一个好秀才支持门户。如今女婿出考，甚是耽心，虽也还未及六年，却也可虑，倒不如趁着如今新开了这准贡的恩例，这附学援纳缴缠四百多金，说比监生优选，上好的可以选得通判，与秀才一样优免。这新例之初，正是鼓舞人的时候。依我所见，作急与他干了这事。又在本省布政司纳银，不消径上京去。”

狄宾梁从来无甚高见，又向来自从与薛教授做了亲戚，事事倚薛教授如明杖一般，况且这个算计又未尝不是。狄宾梁深以为然，依其所说，柴粮食、卖棉花，凑了银子，自己同了狄希陈来到省下，先寻拜了学道掌案先生，商确递呈子援例。那掌案先生是黄桂吾，狄宾梁领了狄希陈拜见，先送了一两贽仪。黄桂吾将援例的规矩对他说了仔细，又说：“廩膳纳贡比附学省银一百三十两，科举一次免银十两。这省银子却小事，后来选官写脚色，上司见是廩监，俱肯另眼相待，所以近来纳监的都求了分上，借那廩增名色的甚多，就是我们书吏中也常常的乞恩禀讨。”

狄宾梁问道：“如老哥们替人讨这廩生名色，约要多少谢礼？”黄桂吾说：“把那省下的银子尽数拿出来做了谢礼。本生图名，我们图利。外来的分上多有不效不着；亲切的座师，相厚的同年，当道的势要，都有拿不准的。只是我们讨的，一个是一个，再没走滚。”

狄宾梁问：“小犬不知也可以仗赖么？”黄桂吾道：“这极做的么！作候廩名色是一百三十两，作科举一次银十两，共银一百四十两。”狄宾梁道：“这银子不是叫我又添出来，不过还是援例的银内抽分的。一一奉命，日西即来回话。”

黄桂吾留狄宾梁父子小坐，又说：“如今当十的折子钱通行使不动，奉了旨待收回去。行下文来，用这折子钱援例，咱九十个换；咱上纳时，八十个当一两。”狄宾梁问说：“这折子钱那里有换的？”黄桂吾道：“东门秦敬字家当铺里极多。要是好细丝银子，还一两银子换九十二、三个。”

狄宾梁辞了黄桂吾，回到下处，封了一百四十两银子。掌灯时分，还同狄希陈请出黄桂吾来，送了谢礼。黄桂吾收了，替狄希陈写了援例的呈子，竟作